

新詩組



情懷與詩藝

楊佳嫻

由高雄市文化局舉辦的打狗鳳邑文學獎，由於城市地位重要，帶動文學獎文化在場域內的影響力，常年來吸引不少老手參賽，卻也拔擢了不少新人；同時，因為好作品源源不絕，也反過來加強了這個文學獎的重要性。今年的得獎名單中，首獎高雄獎的得主辛金順，是來自馬來西亞的成熟寫作者，獲得佳作的曾元耀，也屢屢在各文學獎項中活躍，另外兩位得獎者熊佳慕與無花則是耀眼新人，老鳳雛鳳聲音同樣清越。

打狗鳳邑文學獎雖由地方政府舉辦，其實懷抱著廣大視野，不單單是全臺灣的華文寫作者可以投稿，海外華文寫作者也在召喚之列，讓這個獎項成為交流放光的跨地域平臺。因為這樣的廣大視野，以及評審有意識地篩選，每年進到最後討論行列的作品中，機械性填塞高雄刻板印象與符碼者越來越少，能認真探勘本地歷史與產業、在公共記憶與私人情感之間彈性編織、或以特殊角度切入普世題材者，越來越多，顯見得寫作者的精進，也帶給評審很大閱讀樂趣。

學者范銘如在〈文學原鄉的媚惑〉一文中曾指出，書寫臺灣本土地景是新世紀以來臺灣文學的重要發展方向，和本土化帶來的社會政治變遷有關，也彰示了創作者對於斯土斯民如何定義與呈現的思索，總體而言突顯了文化認同的大勢所趨。在這個文學獎中，我們看到的不僅是現住在地人的情感，也不僅是離居者對於原鄉的重繪與感懷，還包括了曾擁有長短不一高雄經驗者的情懷流盪，多種出發點、觀看方式與感覺結構的交織，深刻地參與了臺灣文學的建構。

詩是一種以少寫多、舉重若輕的藝術，重視表現而非說明，擅長留白更勝於滿載，本次得獎作品均能突出此一藝術特質。辛金順〈移工語言課〉寫出母語如何成為異鄉工作者的靈魂行囊，熊佳慕〈詞語練習〉以跳躍般的巧思映現生活，曾元耀〈那瑪夏的呼吸〉以清新與希望的語言向災難後的山林致意，無花〈遊行隊伍中一個色盲的孩子〉寫下平權裡的風暴與溫柔，無論意義層面或技術層面，四篇詩作均有可觀之處。

今年的評審為向陽、鄭炯明、楊澤、陳義芝、楊佳嫻，感謝大家通力合作，評審過程中不同的美學標準難免激烈交鋒，各有堅持，也不放棄說服，結果卻很讓人滿意。也祝福所有得獎者與參賽者，寫作路上持續前行，開拓新景。

新詩組 | 高雄獎

移工語言課

辛金順



個人簡歷

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博士。曾任教於臺灣國立中正大學和南華大學、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文系。曾獲獎若干，著有《說話》《注音》《時光》《詩／畫：對話》《詞語》《拼貼：馬來西亞》等十一部詩集；《月光照不迴的路》《私秘語》《家國之幻》等五本散文集；《存在、荒謬、知識份子——錢鍾書小說主題思想研究》《中國現代小說的國族書寫——以身體隱喻為觀察核心》等四本學術論文專著；主編《時代、典律、本土性：馬華現代詩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和《馬華截句選》等六部。

得獎感言

第一次參加高雄打狗鳳邑文學獎，獲獎是一種幸運。

畢竟文學獎參賽作品，雖有其獲獎機制脈絡可循，但最後的脫穎而出，仍需胥賴各評審對詩的美學辯答，意識形態的對應和彼此權力間的折衝樽俎，由此而形成了文學獎作品內在機制的成因元素。這類作品，是好是壞，實是難以定論。但可以肯定的是，一旦獲獎，它只能宿命的被定位為文學獎作品，或不免刻板的讓人譏為匠氣（充滿意識的安排和技藝的操作）。

但既是文學獎作品，就只能如此，也只能如此了。

Ini kaca，這是玻璃；Itu batu

那是石頭

石頭敲碎了玻璃

像夢醒來的聲音，清亮的叫喚

從故鄉逃走的背影

這裡的 mandarin，讓舌頭遺忘了

蘇門答臘南方

小鎮季候風輕輕吹過河流的聲音

遺忘了童伴

追趕那奔跑在故鄉裡野放的小名

這是亞思敏，不是

那個 Yasmin，舌尖和唇要懂得

禮貌

不可以用手吃飯，不可以

用母語

說別人聽不懂的話

Ini mata，這是眼睛；Itu mulut

那是嘴巴

然而夢卻常常把嘴巴裡的話
鎖在心上
並紮起鋼筋
在城市的中心，搬運水泥和磚塊
和淚水
和汗，與十五樓的鷹架一起翹望
家的方向

也搬運自己孤獨的身影，在燈火
照不到簡陋的
窗下，看每棟大樓燦亮的窗口
都有一個
又一個幸福的家

不要害怕，屋簷沉重壓到低低
低低自卑的心理
語言會帶你走出異鄉的盆地，但是
要說 mandarin
才能在這裡找到你自己

可是 Yasmin 去了哪裡？亞思敏

用華語

叫不出怯懦的自己，在越來越
粗礪的掌紋上
命運在等待另一次偉大的逃亡

Ini rumah，這是房子；Itu Keluarga

那是家人

手機裡牽著遙遠的聲音，孩子從遙遠的
地方，叫：Papa，Papa
穿過了夢時代，幼稚的呼喊卻消失在
愛河岸邊茫茫的夜暗

最後，亞思敏和 Yasmin 一起蹲下

用矮矮的影子丈量

鄉愁，並在別人的語言裡，寫下：

「我，很想家」

〈移工語言課〉評語

向陽

詩寫印尼來臺移工的想家心情，作者透過日常用的印尼話，對照臺灣使用的 mandrian（華語），凸顯異國移工來臺工作的語言調適和文化落差，相當寫實，也相當深刻。例如詩中的句子「語言會帶你走出異鄉的盆地，但是 / 要說 mandrian/ 才能在這裡找到你自己」，就深刻指涉了語言差異所帶來的文化落差和自我認同問題。

此詩另一個可觀之處，則是透過移工的身分（建築工人），寫出他們在異國為別人蓋大樓時渴望美滿家庭的心境。並由此呼應題目，帶出移工的母語和華語之間的區別（「Ini rumah 房子」、「Itu Keluarga 家人」、「Papa 爸爸」）；最後結於移工名字的母語「Yasmin」，對照來臺後的華語「亞思敏」，更強化了身分在不同語言系統之下的差異性。這是一首用淺白語言寫出移工處境的深刻詩作。

新詩組 | 優選獎

詞語練習

熊佳慕



個人簡歷

零餘者，瑕疵品，廢棄物。

得獎感言

我如何知道一首詩完成了？我不知道一首詩是否完成了。我希望一首詩永遠未完成，詩並不結束在最後一句。我希望一首詩繼續冒險，比我走得更遠，把我帶到最不可能抵達之處，例如另外一個人的靈魂空間。畢竟，一首詩存在於它與讀者的相遇，通過讀者的心跳而復甦，作者不過是它的第一個讀者而已。所以讓我引述佩蒂·史密斯的這句話：「詩人不完成詩，他們離棄它們。」

唯有活著才能知道
活著意味著什麼
雖然我們並不總是知道

我不知道自己活在什麼樣的世界
但我的日常清單仍然包括
只活在今天的母貓，永遠未完成的雲朵

流亡則意味著
陽臺上的盆花
無法帶走

有些夢只能夠非法入境
有些自由的意思是圍籬
有些人只能夠在死亡中安頓自己

死亡又是什麼
死亡保持沉默
我們只好自己發明一些隱喻：
一個倒影我們的黑夜
一次音訊全無的遠行

每首哀歌
都是禮讚

我在存在這個詞裡看見：
一隻母貓正在洗臉
窗戶，記憶，饑餓，桑椹，晚霞，十月
螢火蟲，核廢料，微生物
所有發生在我們身上的美與恐怖
以及一切不復存在的東西

驚奇可以這樣轉譯：
我還活著

我對存在的感謝和讚美
無法與存在的豐盛對等

豐盛不是一株李樹果實纍纍
而是一隻松鼠遊走枝極之間
可以選擇這顆李子或者那顆

我們各有不同母語

我們用第三種交談
而當我們親吻彼此
這是世界性的語言

貓就是貓
我愛這隻母貓之為這隻母貓
我不需要她對我有任何意義

那麼
讓我從我人生的詞典裡
減去愛的定義
留下愛

〈詞語練習〉評語

楊澤

〈詞語練習〉是一首哲理及抒情兼具，淡雅而耐人咀嚼，尋味的好詩。

以練習為名，以「轉譯」人生的詞典，存在的奧義為職，詩人賦予自己一個舉重若輕的任務，且在短短四十來行篇幅內，恰如其分的完成了它。

詩人的「轉譯」者，是種意譯，不是直譯，更非超譯，既尋求一語道破，又不一語道破，顧左右而言他，出入詩人的生活日常與他自己獨多探索，領悟的，超現實的「美與恐怖」，可說深得低迴宛轉之趣。整首詩低調極了，不動聲色極了，成功避免參賽詩作常見的詞浮義淺之病，不單言簡意賅，且富言外之意。

此詩從前半段夢，流亡，死亡的主題，一路上天下地，漫漫求索，最後歸結於愛，令讀者心頭悄悄為之一震。詩末三行——「讓我從我人生的詞典裡／減去愛的定義／留下愛」——尤有畫龍點睛之妙。

新詩組 | 佳作

—— **那瑪夏的呼吸** ——

曾元耀



個人簡歷

1950 年生。嘉義人。海洋大學漁業系、中山醫大醫學系畢。曾做過高雄千大 1 號及基隆海洋 11 號拖網漁船水手、阮綜合醫院外科、民生醫院內科、凱旋醫院精神科醫師。現在鳳山信元內科精神科聯合診所執業。曾獲桐花、夢花、花蓮、菊島、桃城、海洋、星雲、林榮三、鍾肇政、吳濁流、大武山、玉山、後山、新北市、臺南、臺中……等文學獎項。曾出版詩集《寫給邊境的情書》《島嶼情書》。目前經營一個有 3.5 萬人的臉書粉絲團《邊境情書》

得獎感言

有些獎是一定要拿的。第一是基隆海洋，那是我讀海大的地方。第二是臺中文學獎，那是我讀中山醫大的地方。第三是嘉義桃城，那是我的故鄉。這些獎都已次第獲得。唯獨居住 53 年的高雄，一直都擦肩而過。

2017 年 3 月 25 日重遊 88 風災重建後的那瑪夏，被民權國小的高腳屋圖書館所迷惑，覺得應該為它寫一首詩。2018 及 2019 年，我將這首詩拿來參賽打狗鳳邑文學獎，均能進入決選。今年本想改投林榮三文學獎，又覺得這首詩應該在高雄獲獎……

55 歲進入喜菴文學網開始寫詩，59 歲開始參加文學獎比賽，很高興能以 71 歲高齡，如願獲得人生最重要的文學獎項。特別要感謝內人也是我的老闆簡秀英醫師的督促與鼓勵。同時也要謝謝今年的評審，謝謝那瑪夏，謝謝高雄。

踏著黑熊的腳步
就可以敏捷得像山林的風
沿著海拔往上挺身
一路進入那瑪夏
就會遇見雲端的布農族

給我們一棟會呼吸的屋子
讓文字流放給山風
給孩子們一棟
比雲海稍高的高腳屋
讓陽光可以路過我們的朗讀

那瑪夏的稜線
不會有迷途的天空經過
但有慢活的山脈
等待旅人的腳來走過

那瑪夏的生活
是無數輕聲時令的對話
我們有螢火蟲的光
足夠照亮山谷的寂靜

有熊鷹，高度
足以區隔雲彩和城市

那年的土石流
慢了那瑪夏的時間
我們努力與礫石共舞
捐出汗水與淚水來鋪路
挖掘駐紮在
駁坎間隙的祖靈秘密
把破碎的土地，用力圈在一起

山林要用數十年的日子
來思考崩塌的問題
可布農族的腳掌
跑得比楠梓仙溪的水還快
日炙下，我們習慣於崎嶇的路
學會高繞遷徙，避開苦難
我們的手心都掌握山的想法
所以知曉山野的秘密
知道如何把春天
種入天，也種入地

順著山勢，我們一步一腳印
整理山徑間的苔蘚
與羌蹄一起
磨合山間歲月
與鹿足一起
落腳在深山的 Maiasang¹
所有走過的痕跡都將
細細註解 Namasia 的故事²

註 八八風災之後，政府在那瑪夏民權國小蓋了一間會呼吸的高腳屋圖書館，教育布農族的孩子，從此那瑪夏開始漫長的復活歲月。

1. Maiasang：布農語，意即祖居地。
2. Namasia：布農語，意即那瑪夏。

〈那瑪夏的呼吸〉評語

陳義芝

這是為那瑪夏寫的一首頌歌，禮讚山林的風、蓋在大自然中的屋子、布農族的生活、傳承祖靈的天性與意志，語言平順流利。

黑熊、螢火蟲、山羌、野鹿與山脈、雲海、陽光、溪流甚至苔癭，諧和地構成一幅幅動人的景致。那怕遭遇土石流，作者也出諸溫柔的筆觸，說「與礫石共舞」。對應題目，確實有生活呼吸的節奏。

倘若能注入更深沉的意旨，或有破空而來、不可端倪的意象，會更教人驚奇。

新詩組 | 佳作

— 遊行隊伍中一個色盲的孩子 —

無花



個人簡歷

馬來西亞人，遊居於新山與新加坡。詩作散見馬新各報刊，著有詩集《背光》。詩啊！不過是從作者的五官端正到讀者的面目全非，跳過中間的精煉過程。

得獎感言

用切身感受完成一首詩。

從臺北西門町天后宮疾步至崇恩門旁的郵局，四十四秒內必須快速越過一條街。我以這趟路程耗費的時間，完成一次自我救贖。

企盼往後的創作，皆以快樂和愛，堆疊而成。

（站在陽臺，在眾人背影的縫隙我埋下一束光
以三菱鏡折射共有的暗號——）

我們開始尋寶遊戲

前面有一堵牆，你看見嗎？

在你注定會遇上的那個人，詢問人群簇擁的方向

在此之前我對母親說：我即將

從更遠的地方回來

徹底洗淨你們質疑的身世

試圖尋找圍牆隙縫中開裂的那朵透明小花

用你們的詛咒，血色晨曦、赤色暮光

為自己青澀臉龐刮下濃厚的原罪

（你知道人類流的血是同樣鮮紅和炙熱的嗎？）

雨落在前方十字路口；霧氣濕透眼前景物

而彩虹在我漫無方向行走的當兒逐漸成形

路過漢口街一段，十月的天空尚未放晴

清真黃牛肉面館；肥叔叔專業肉羹

達摩活靈活現，之前

又碰上一次紅燈

——四十四秒內我必須快速越過一條街

臺北郵局在崇恩門旁

我把五張明信片上的雨聲寄給赤道上不穿披風的人

——冷冽的風，留給打顫的自己

（缺陷的精子游向無法自然受孕的城市

在平權如神跡降臨前，我們堅持誕下與撫養另類的孩子）

無論手持哪種彩旗

兀自一路往下走直至下一個

三岔路，鞋跟上的繭已經磨破路面

彩虹即將在陽光充沛和雨水漫溢的日子

以某種世人未曾見過的顏色與弧度

絢麗懸掛在野草蔓生羚羊奔跑的山野上，蠻橫茁長

溫柔相待每個背光的秘密

勇敢托出：我們是顯性待放的花苞

野長於狹長海灣

縱谷、愛的邊疆和更包容的土地上

（而赤道上這塊淨土，他們第一次左手執起皮鞭
右手翻讀經文，神諭如蛇鞭剛好親吻在兩個聖女的身上）

穿過公園直達八卦樓，路的盡頭有一道門
推開。選擇進去抑或衝出來？
我看見母親在對街，極速的車輛迎面而過
沒有紅綠燈的路口更是危險
我使勁對她高喊在那場遊行中
我不是唯一色盲，神選的孩子

（——將它，挪至陽臺盆景左下方
在沒有眾人影子的角隅，兀自開花復又凋零）

母親，這世界沒有另一個太陽了
這裡是唯一戰場
鮮花與果實勢必經歷雷暴和炎旱的洗禮
請相信我是一顆不死種子
請直視我瞳孔中反射的強光，還差一種顏色
我就聚成地表上最驕傲的彩虹風暴

〈遊行隊伍中一個色盲的孩子〉

評語

楊佳嫻

從「彩虹」、「遊行」等字樣，可以看出作者表現的主題。但全詩動人之處，在於隔著街、隔著雨水，隔著遊行隊伍，跟母親對話。非主流、不符合異性戀框架的性傾向或性別認同，是否就等於如「色盲」這樣的「天生缺陷」？或者，那根本不是什麼缺陷，而只是一種讓靈魂得以窺得框架之外的風景的契機？全詩意象經營豐富，雖略嫌混亂，亦有少數不可索解之處，在評審之間引起討論，但一種流蕩的激情和對話的慾望，以及帶有尖銳感和希望感的呼告，仍使本詩煥發出異樣的光彩。

2020 打狗鳳邑文學獎

新詩組會議紀錄

時間：2020年9月14日15時30分

地點：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第一會議室

出席委員：向陽、鄭炯明、陳義芝、楊澤、楊佳嫻

（順序按姓氏筆畫排列）

列席：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廖小玲、陳嫻如、黃宜婷

《聯合文學》雜誌 羅翹禎

紀錄：吳淨文

攝影：羅翹禎

委員們共同推舉鄭炯明委員為本次評審會議主席，主席先請各位委員分享這次文學獎評審的觀察與評審標準。

本屆參賽作品整體意見

楊佳嫻（嫻）：我擔任打狗鳳邑文學獎評審多年，發現這是第一次複審結果與大家的選擇都不相同，我覺得蠻有趣的。但得在兩百多件作品當中選五件，其實初審與複審的閱讀感受、看法都不太相同。所以或許各位評審等等也能重新思量。擔任新詩組評審多年，今年仍出現的常見題材如拆船、打鐵等

工業之興起與沒落，都是我評選過的兩文類：散文與新詩在這幾年常見的題材，而今年也仍可見。與以往較不同的是，今年以原住民、移工為題材的作品變多。表現出高雄長期在文化、圖書館等領域對移工的重視。這次選出的作品，都是技術相對成熟的。但我自己傾向投票給看起來不那麼像是參加文學獎的作品。換言之，作者不是為了某種顯而易見的弱勢題材而撰寫，又或是經營手法不那麼像文學獎的。或許作品有些許破綻，但是有若干打動我的地方。所以的投票選擇也與大家不同。再來是我也傾向將票數投給較內在的抒發作品，而非公領域的題材，希望能因此增加作品的多樣性。

向陽（向）：這次打狗鳳邑文學獎，投稿件數非常多。閱讀後的兩個感想，一是寫作題材範圍很寬闊，從移工、原住民、海港與高雄作為都市的社會、文化、治安、各種議題都有解鎖。另外也可見像佳嫻說，個人的語言、內在與思考的寫作。整體作品非常多樣，在多樣的過程當中，與臺北文學獎的差別是強烈的「高雄性」，題材牽涉高雄近幾年的事件與議題，像是對於移工的重視就可顯見。

鄭炯明（鄭）：方才兩位老師提到，這次的徵件作品有一部分以原住民為題材，我也觀察到一些作品是對於語言、移工、原住民

等的感想。另外也有簡體字與繁體字之議題，是以前較少探討的現象。徵件作品整體相較以往幾屆更為細膩，在多件作品中也發現有些被遺漏的好作品，等下我再表達意見及想法。

陳義芝（陳）：這屆的打狗鳳邑文學獎，並未規定必須以高雄作為主題，也無題材限制。因此，我會希望一首詩有異於平常訊息的表現：他的人生觀或生命事理。詩作不論長短，都要有結構，要有意旨，語言不要矯飾。若寫詩的語言太做作，閱讀起來就不自然。我參與過打狗鳳邑文學獎評審，感覺這次沒有一首是絕對超越其他作品的。但若需選出四首得獎作品也不難，參賽作品仍具有相當水準，只是比較起前幾屆作品，並無非常突出亮眼之作，特別是在異質性、語言表現方面。

鄭：我想陳委員的意見是，這次作品都有一定水準，但並無明顯的冠軍相。

楊澤（澤）：我約莫十年沒有擔任打狗鳳邑文學獎評審，所以方才佳嫻提醒，我才注意到她圈選的作品與大家都不同。快速閱讀她的選擇後，也覺得她的選擇頗有道理。我幼時在嘉義長大，到高雄生活後發覺高雄仍然是空曠、保有既有特色的老城區。我曾在嘉義的舊書店閱讀過一本《高青文萃》選集，

裡面有作品形容，高雄擁有一種混沌未開的都會性，這種特性在嘉義、臺南、臺中皆不會有。也就是在那，讓我看到高雄文學的潛能。但從之前的打狗文學獎到今年這屆，好像高雄這樣的都會性格，仍較少人去撰寫。高雄作為新生的城市，城市生活應該是多樣、越來越有現代感。但高雄的面貌，至少以這屆作品而言，仍然有些模糊，或是因為傳統面貌一直在消失，但現代文學又沒有養成。所以我現在有點後悔我的選擇，因為相較我選的作品仍然是四平八穩或相較有水準。我不知道為何我都沒注意佳嫻的選擇，也許楊佳嫻的選擇相較年輕，但這些作品也相較有潛力，若我們不給這些作品機會就會被淹沒。

複審結果

本屆新詩組總收件數為二六六件，複審結果共二十件作品進入決選。三票一篇，兩票三篇，一票十六篇。作品得票數如表列：

三票 〈移工語言課〉（向陽、陳義芝、楊澤）

〈那瑪夏的呼吸〉（向陽、楊澤）

兩票 〈拉庫拉庫溪的呼喚〉（鄭炯明、陳義芝）

〈孤巴察峨〉（向陽、陳義芝）

-
- 〈大海的召喚〉（鄭炯明）
〈錫罐女孩——寫給每一個在戰爭中失去雙腿的孩子〉（鄭炯明）
〈遊行隊伍中一個色盲的孩子〉（楊佳嫻）
〈詞語練習〉（鄭炯明）
〈某人和有一些事〉（楊佳嫻）
〈惡地形〉（陳義芝）
〈火鳥的流年——致青蛙王子高凌風〉（陳義芝）
一票 〈簡體與繁體的問題〉（鄭炯明）
〈一件小事〉（楊佳嫻）
〈港埠日誌〉（楊佳嫻）
〈canari〉（向陽）
〈相對 / 之間〉（楊澤）
〈1984〉（楊澤）
〈在彌陀舊港等你〉（楊澤）
〈說辭——記家鄉旗山大林農地廢墟渣渣事件〉（楊佳嫻）
〈圓轉〉（向陽）
-

經評審委員討論後，每位委員可特別推薦票數為一票之作品，進行第一輪的討論。

一票作品討論

〈遊行隊伍中一個色盲的孩子〉

嫻：這篇是我選的，我想稍微推薦。作品中談論的性別意識是我

關注的議題，背景可看出是臺北同志大遊行，作者利用同志大遊行的標誌——六色彩虹，無論這六色彩虹的提倡對象是否為同志，都是提倡人的面貌多元性且同樣需要尊重。而作者利用色盲的比喻，讓人聯想到這位孩子其他人不同，但尚未被自己、家人或是這個社會接納的狀態，以至於主角可能會有壓抑。但主角也在遊行隊伍當中，逐漸找到自己的顏色。作品最後兩段，主角也特別與母親對話。我認為這是同志議題中最常見的：渴望獲得家人承認。像是在作品中，主角多麼渴望在隊伍裡，母親能看到他另外一個面貌。或許這首詩有些段落意象並不可解，或甚至有些許多餘、造作，我猜想這位作者，並不是位很有經驗的寫作者。或許有些地方是作者希望能展現特色，卻技巧失守。但總體而言，作者利用遊行隊伍中，一位色盲的孩子希望能被辨認的設計，讓我覺得這樣談論同志議題是蠻新鮮的手法。此外，作者提到自身彷彿帶有原罪般的悲傷，這份原罪並非是他內心深處如此認定，而是社會帶來的感受。但閱讀到最後，作者還是希望能以這種身份驕傲，也才認為自己是顆不朽的種子。這首詩並不是完美作品，但帶有真誠而強烈的情感，也是我認為能抽出不太完美的修辭，而注重背後情感，並給予肯定。所以我希望各位委員能再考量這首詩。

〈火鳥的流年——致青蛙王子高凌風〉

陳：我想保留〈火鳥的流年——致青蛙王子高凌風〉，雖然他票數較少較沒希望，但我想因為題材而推薦他。

〈詞語練習〉

鄭：我想對〈詞語練習〉這篇推薦，希望能保留。

三票一篇，兩票三篇，保留三篇一票作品，經評審委員討論，兩票以上加上一票保留作品，共七篇進入決審討論。

三票 〈移工語言課〉（向陽、陳義芝、楊澤）

〈那瑪夏的呼吸〉（向陽、楊澤）

兩票 〈拉庫拉庫溪的呼喚〉（鄭炯明、陳義芝）

〈孤巴察峨〉（向陽、陳義芝）

〈遊行隊伍中一個色盲的孩子〉（楊佳嫻保留）

一票保留 〈詞語練習〉（鄭炯明保留）

〈火鳥的流年——致青蛙王子高凌風〉（陳義芝保留）

三票作品討論

〈移工語言課〉

嫻：這首詩寫得不錯，但在此次參賽作品中沒有特別吸引我，我

認為作品很輕巧，甚至蠻舉重若輕。但這種語言課寫法，是近一二十年來文學獎常見題材與寫法，雖然品質不錯，是沒有缺點的作品，但也因為較常見，當時便未圈選。

向：這首詩以移工、新住民的語言角度撰寫，雖然我並未特別查詢語言所屬國家，但作者以玻璃、石頭，以及後續段落提及的眼睛、嘴巴這些簡單的單詞概念，對照華語來表現移工對自身家鄉、鄉音以及土地的想念，以及移工們來到臺灣的工地或是城市中較低階的生活位置。語言與文字搭配相當得體。既然是寫移工，就不會是華麗，而是以素樸的語言表現移工處境，我覺得很不錯。

陳：作品中使用域外文字呈現，而因應臺灣有新住民或是移工議題，這種構思在臺北文學獎也出現過。但閱讀後我覺得並無妨，若題材需使用，我們就端看作者如何表現。讀完後我覺得有符合我的閱讀期待：語言乾淨、清新。例如開頭以玻璃及石頭作為意象，代表著「驚叫」、「敲碎」以及「驚喜」，緊接著是「遺忘」，以及在異鄉的靜置、發不出聲音；第五段開始心裡的糾結，最後藉著移工處境呈現出人類的共通心理，都可看出整篇作品結構完整、表達明確。比較下來，這首作品是我排在首位的詩。

澤：我也覺得這首詩最具冠軍相。如同義芝提及，以石頭、玻璃作開頭頗有氣勢，後半段的節奏則是較低低、悶悶的氣氛。而較強悍的字句是在倒數第三段：「用華語／叫不出怯懦的自己，在越來越／粗礪的掌紋上／命運在等待另一次偉大的逃亡」這是全詩錦句，相較其他溫婉的字句，這也是全詩最有力量的一句話。

鄭：我在初審時沒有圈選這篇，但閱讀後發覺是很不錯的作品。作者語言清新、生動、簡潔。在敘述過程中，表現出臺灣許多移工的議題，手法自然。

兩票作品討論

〈那瑪夏的呼吸〉

嫻：這首詩我以前在其他文學獎中讀過，那場文學獎也有進到最後決選，是水準不錯，也容易讓人注意到的作品。這首詩寫得美且輕盈。雖然作者想要探討的是較沉重議題，但卻能舉重若輕。相對其他作品，也是首閱讀起來較「順」的詩。能看見一些漂亮字句，例如：「我們的手心都掌握山的想法／所以知曉山野的秘密／知道如何把春天／種入天，也種入地」，這些意象將主題表現得恰如其分，是篇穩當的作品，也符合其題材魅力。

向：如同佳嫻所講的，作品本身結構、用語，以及題材選用那瑪夏圖書館撰寫，都是最安全的方式來寫作。當然作者也有可能經常參與文學獎，所以用語也較四平八穩，抓得住各種象徵要素與元素，大概都有精準找到。

陳：這篇作品的確在我要圈選出五篇時，有成為我的考慮選項。但後來我選擇〈惡地形〉這篇，雖然表達有瑕疵，但作者將《後漢書》中的嫦娥與高雄月世界連結，特別有趣。那瑪夏則因為頌歌特性，整首作品平順，但較少衝擊，不同於〈移工語言課〉有起伏情節。

澤：我覺得大家都講評到位了。這首詩輕順，具有作品優點，但也較少具份量或亮眼詩句。這首詩還是會是篇佳作，但整體排行不會我心中較前位

鄭：的確是首較四平八穩的作品，但缺乏創新或驚艷的元素。

〈拉庫拉庫溪的呼喚〉

嫻：這首詩談論主角巴奈在都市遇到的困難，以及回返原鄉的夢想。但也因這種寫法，我會對這樣的詩稍有意見，因為似乎太容易了，無論是遭遇困難或回返原鄉，在詩作中我們並未

看見或作者並未處理：主角在都市遇到的困難為何？困難如何造成？回到家鄉就能解決一切嗎？家鄉似乎是一個被理想化、高懸起來的存在，但我們回到家鄉，就會是最理想的選擇嗎？事實上家鄉不應是個「不變的東西」，其實家鄉也在不斷變化當中。關於「回返原鄉」，那個原鄉總是被描述為溪水乾淨、森林完整或種植小米的刻板形象，讓我有些戒心。我認為這是太過符合某種敘述模式，也許也忽視了一種事實：都市是變化的。但其實所謂的「原鄉」也是有變化中的狀態。我會更渴望創作者能將這些面向也表現出來。

向：這是一首描述原住民在打狗城經營服飾店失敗後，就關門上街去抗議。抗議開發及旅館建造，讓家鄉失去土地。也因為開發而感受到族群、未來的感慨。如同在最末段所表現：「拉庫拉庫是樹的名字／很多很多的拉庫拉庫就成了溪的名字／她要記住它們的名字／赤腳走進溪裡／與族人站在一起，重新種回手中的小米」。所以在作品中的當代臺灣原住民，包括城市的工業開發、原住民開業等長久以來的問題都被探討。我想，我在初選時雖未勾選這篇作品，但我可以在複選支持這篇。

陳：我選擇這首作品，主要是作者顯示了族群的現實，或是階級

的反應。的確社會上有些人能舒適豪華，有些人卻是艱辛地討生活。這首作品顯示了卑微但強悍的精神，像是作品中運用仙人掌意象，強調乾旱也可存活。另外讓我最為心酸的情節，是詩中主角巴奈幫忙房屋仲介舉牌，上寫有「桃花源居」……，反映無數人在當今社會都仍需要居住的權益。這是詩中表達最讓我動心之處。但第二段落，雖描述了主角面臨的現實及回鄉想法，卻未著墨在回鄉的後續。若詩作結尾能更有力的收束，或許能提升這首詩的高度。整首詩溫馨抒情，稍嫌撞擊力不足。

澤：這首詩，我認為詩句雜亂了一點，說明性的詞句過多。例如第二段：「工業預定地、輕航機園區、休閒度假園區或BOT開發區」這句或許是最為累贅，也交代過多細節。我最欣賞的則是第一段撰寫主角巴奈在小服飾店拉下鐵門，描述午後陽光節節敗退的字句：「那些形色黯然的布疋／很像失措偃倒的旗幟」，或是敘說他的貓在店簷下等細節。但也能發現筆者的詞句並未非常精準，比如開頭「這打狗城，新起的高樓聳勢衝天」，描述並不是很準確，作品也常見類似的問題。如果要挑毛病，像是「失措偃倒的旗幟」，其實都有類似問題。最末段回鄉情節我覺得沒有問題，但很像在作品中變成一種宣告而缺乏力量。

鄭：此首作品現實性較強，但語言方面還是稍微弱了。作者想表示原住民的困境議題，都市化一直是臺灣經濟發展過程中常見現象，作者運用巴奈開店、歇業的過程，以及透過描述故鄉來表達思鄉之情。

〈孤巴察峨〉

嫻：這首詩意象繁複，當然也不乏優美字句，我很喜歡「黎明翻過山頭時，一隻母獼猴緩慢地挪移孩子依偎的角度」，這種細緻、充滿畫面的段落撰寫得非常好。但這首我沒有圈選，有一部分是因為剛剛提到的撰寫細膩雖是詩作優點，但有時候過度發揮也可能成為缺點。例如第二段「犄角自張口吐露恍惚的人像向外張望，是風」此處語意翻轉太多次，反而阻礙了詩意傳遞，文字更超出作者想表達的東西。我會覺得整首詩的量體過重，若作者能再試著釋放出文字會更好。

向：這是較少數特殊題材。我初次閱讀以為是外國地景，但其實是臺灣的萬山岩雕。而萬山岩雕的石頭作畫與紋路遺跡是人類學家們相當有興趣之地景。所以在詩中也能見到特殊的人類學語言，去描述稜線、臺灣原住民文化等。作者的語言與字句較為繁複，像是「孤巴察峨抱著無數難以破譯的秘密，以沈穩的坐姿／旁觀方志的盛衰」是較為繁複的用詞。另外，作者使用

的題材也是現代詩較少使用的題材，用意甚佳。我較小的疑慮是，這是原住民的遺跡，也是一人類文化資產，但詩作中使用許多繁複的中文甚至外文描述，似乎與題目所欲傳達的古老意境有點距離，這是在我閱讀時發現的微小瑕疵。

陳：此詩是看見岩雕石頭，而興遐想及感觸。作品抒情性很濃，即使用了二十幾句長句，閱讀起來也不拗口。詩作的意義可能也如向陽所說，是為一個失傳神話添寫了內容。若要說不足之處，我認為作者想表達的意旨可以再更加強，更能凸顯詩作意義。

澤：我想義芝和向陽會投票給這首作品，可能就如同他們所說，是要追尋一種百年孤寂般的意境。但作品也確實蠻多缺點，除了佳嫻所說堆疊字句的技巧難以讓讀者進入意境，詩作的量體也是問題。但我覺得最主要的問題還是作品的晦澀，像是第三段第七行：「你以抽象捕捉現實／符號了一生，仿若蜘蛛結在樹梢的網」這句，我很難意會作者想傳達什麼，或許作者真想一種追尋百年孤寂，但詩句無法抵達那個層次。

鄭：我記得在十幾年前，我為了寫岩雕，也收集一些資料。作者筆下的神話，只是很簡單的敘述，並無明顯故事性。所以要

用神話來支撐作者更大的敘述，就比較不容易。且在整體詩作的語言當中，若意象的表達不突出。作者或許有很大企圖心，但沒有突出的表現。

一票作品討論

〈遊行隊伍中一個色盲的孩子〉

嫻：這首詩有些意象繁複之處讓我在多次閱讀後，仍在思考是否有必要保留。比如詩中不斷提到「赤道上的人」等意象。但我覺得有些元素可見題材與作者的連結之處，像是「顏色」、「血性待放的花苞」、亦或是「缺陷的精子游向無法自然受孕的城市」、「他們堅持誕下與撫養另類的孩子」等。這些部分都還是能集中表現作品題材。作者在詩中也著墨許多地點，像是「穿過公園直達八卦樓」，是同性族群蠻重要的建築或標的物，如是紅樓或新公園等，也讓我看見作者想埋藏的同志符號。作者想做的事很多，以至於閱讀整首作品有些失衡。不過作品最動人之處莫過於最後兩段，當主角對母親呼告，希望母親看見他。

向：這篇作品埋有許多細節，像是我們的詩刊也有關於同志的專輯。但我也在思考這一類題材是否有新的表現方式。另外詩作也可見一些小問題，像是先以藏匿在遊行隊伍當中的同

志，再到最末段與母親對話，這些概念在詩作中顯得很零散。因為前段主角並不是母親，而是同志。第三段的「在此之前我對母親說」敘述也出現問題，到了最後結尾，敘述主詞或受詞也再次顯示手法不熟練之處。或許詩作題材有新穎之處，但語言上有些許矛盾。

陳：不但是《衛生紙詩刊》有類似題材書寫，利文祺也編印過一本同志詩選。

嫻：但我必須說，這首詩的寫法與《衛生紙詩刊》是完全不同的。利文祺的詩選我閱讀過，也覺得詩選當中的作品稍嫌簡單。

陳：我認為這題材不是新開發，當然能知道詩作是為同志發聲，但那是因為詩中出現的彩虹意象。如果將彩虹拿掉，詩作也可見許多問題。像是用詞語意不明，如開頭「埋下一束光／以三菱鏡折射共有的暗號——」、「赤道上不穿披風的人」或是「無法自然受孕的城市」等。我們必須要用「我們的」現實經歷去理解，而不是作者的語境。其次是作品中有些太刻意的用詞，如「血色晨曦、赤色暮光／為自己的青澀臉龐刮下濃厚的原罪」等。詩中也可見些許無力的句子：「你知道人類流的血是同樣鮮紅和炙熱的嗎」。我認為題材無論如

何選擇，還是得看詩作如何完整呈現。可呈現更完整或取其一向撰寫，但整首作品概念較為混雜，也是我沒有選擇的原因。

澤：我不知為何在初閱讀時很難領會詩作想傳達的意義，但也因佳嫻的提醒再次閱讀後，這首詩作是本次兩百多稿件中，讓我唯一有興奮感的詩。確實作者有些字句有不清楚之處，但詩作本身就會有些隱藏奧義、秘密。作者本身的感情很濃烈，一是這是一種告白體，帶有些許宗教情感，甚至是作者的告白。就如同〈出師表〉「臨表涕泣、不知所云」，是離騷般的詠嘆，這其實反而是作者的魅力；其二是，作者利用時空剪接手法，在遊行隊伍中告白時，另一時空其實也是主角內心以及與母親對接的世界。這樣剪接讓後段意象也與一開始站在陽臺及街道上不同。其實癡弦也有許多這樣的技巧，我自己也蠻喜歡。雖然「陽臺」、「盆景」，或是首段「埋了一束光」與末段「在沒有眾人影子的角隅，兀自開花復又凋零」也沒有明確描寫，但基本上是種手法。在我看來是有效的，或者說對於信仰有效。

鄭：我個人覺得，作者有很大企圖心，想要描寫內心對於現實生活中的感觸。但焦點並未集中，也未多做琢磨或挖掘、缺少

令人感動的語言。若能更著墨，效果就會很好。

〈詞語練習〉

鄭：先前有提到，這首詩作我想極力推薦，也是讓我有深刻感覺的作品，作者利用語言的反意，尋找愛的意義，對於情感有了深入探討。是與其他參賽者不同之處，所以我想推薦這首詩作。

嫻：這首詩作寫到了貓，其實我本質是個作品出現貓就會覺得是好詩的人。這也是一首處理手法較為輕盈、節奏感佳的作品。整首詩作有貫穿語言的巧思，例如結尾：「讓我從我人生詞典裡／減去愛的定義／留下愛」，正是述說愛沒有定義能匡限。巧妙減去愛，留下愛，聽起來很悖論卻又有一番道理。又或是上一段：「我愛這隻母貓之為這隻母貓／我不需要她對我有任何意義」的描述方法，正如作者提到，溝通雖有語言，但真想和他人溝通時，總是能找到「一種語言」，那不一定是透過嘴巴，或隸屬國家跟民族的東西，可能是眼神、甚至某種「存在」就能有這樣的效果。整首詩甜美、輕盈，表達出對世界相對樂觀的想法，有些句子例如「流亡則意味著／陽臺上的盆花／無法帶走」，是充滿生活化的敘述。流亡一詞沉重，透過日常的小事，去形容較大或沈重的詞語，

我認為這樣的作法很不錯。

向：作者將詩作命名為〈詞語練習〉，想透過詞語反覆辯證，弔詭、自然也好，都是作者所謂的「練習」。作者所選擇的詞語，在詩裡也一直探究存在的課題。有這樣的命題很好，詩作表現輕盈，但也怕流於悖論的遊戲。像是「每首哀歌都是禮讚」一段，事實是我們不會在他人喪禮作禮讚、或是婚禮上唱哀歌。「存在」作為新詩的題材，需用更具象的概念呈現，這是我個人覺得詩作可惜之處。

陳：這首詩作我一開始沒選，但閱讀後也覺得蠻喜歡。詩作表達作者對語言的思索與質疑，而人生不只是口說的語言。作者以帶有困頓、疲憊的口吻撰寫，或許有些字句跳躍，但再次閱讀卻又清新，這是來自於個人的抒情。如同佳嫻方才提到，作品中段落：「流亡則意味著／陽臺上的盆花／無法帶走」可見作者個人情感。作者藉由活著、流亡、死亡、愛等元素，來描寫語言在現實中的作用，再到最末段「減去愛的定義」，是透過行動表述愛，不再言說。無論是題材與表現手法皆有獨特之處。複選後再次閱讀，確是蠻可取的詩。

澤：初次閱讀蠻輕巧，但再次閱讀了兩三遍後，我認為這是一首

動人的詩。詩作中不乏許多錦句，例如「每首哀歌都是禮讚」、「驚奇可以這樣轉譯：／我還活著」都是具有顛覆的概念。另外是較細膩幽微的情感，例如「我對存在的感謝和讚美／無法與存在的豐盛對等」，是較悖論但智慧的言語。「流亡則意味著／陽臺上的盆花／無法帶走」也正式透過意象上的反差帶來驚艷。其他字句則較多是以串連呈現。但最後的「貓就是貓／我愛這隻母之為這隻母貓／我不需要她對我有任意義」這段雖語言力道較弱，但接續最後在辭典減去愛的定義，是個非常有力量的結尾。首段「今天的母貓」概念雖讓我在初次閱讀時有些許困惑，但整體而言仍是不錯的作品。

〈火鳥的流年 —— 致青蛙王子高凌風〉

陳：我想特別替這部作品的獨特之處說句話。我認為，將通俗文化入詩較為少見，無論是地方文學獎或是大型文學獎，常見以作家、藝術家等較深沉的議題入詩。但這首詩以歌手高凌風作為題材，扣合社會情勢，喚醒了我的記憶。首段「一旦你頸部內縮，燃燒的／唱腔，便浴火飛行」，再提到淨歌、黑道包攬歌廳事業的年代。當然仔細思考，若非我這年代的人，可能會無法理解詩中背景，變成詩作中有很多需要註記的細節。

嫻：我小時候還是有看過高凌風唱歌的節目，雖然詩作充滿典故，但有些細節也都是經典之事。所以我覺得閱讀起來並無太大隔閡。這首詩寫下歌手的一生，像「頸部燃燒」的概念，是很不錯的亮點。詩作技術上有一定水平，但相較其他詩作，除了懷舊情感、技術手法上也並無大問題之外，對我較無強烈的觸動，所以我當時沒有選擇此詩。

向：我對這首沒意見。我認為高凌風事蹟可以作為表現題材，但這首詩太過於堆砌詞藻，像是「淨歌、勁歌」的詞語，透過同音字詞使用，我覺得過於做作。

鄭：我認為作者熟知高凌風事蹟，也有準確抓到演藝事業等重點。

澤：我覺得這首詩作開頭氣勢讓我頗有好感，尤其是「泡菜的顏色／太過鮮豔」，那是一個勁歌年代，跳到「泡菜」的概念，再到「姑娘的酒窩總在間奏之時／被超譯成男人的胡搞瞎搞」，這都得是要懂得高凌風的歌曲，以及舞曲後面的趣味。「女友的大眼睛／讓高凌風變成小巷的傳奇鼻音」、「一但你頸部內縮，燃燒／唱腔，便浴火飛行」等概念，是詩作精彩生動之處。

進行投票

經由評審們討論後，決定以第一名 4 分，第二名 3 分，依此類推依序遞減給分，由積分高低決定名次。結果如列表：

作品名稱	向陽	鄭炯明	陳義芝	楊澤	楊佳嫻	總得分
遊行隊伍中一個色盲的孩子				2	3	5
詞語練習		3	3	3	2	11
那瑪夏的呼吸	1	2	2	1		6
拉庫拉庫溪的呼喚	2	1			1	4
火鳥的流年—— 致青蛙王子高凌風						0
孤巴察峨	3		1			4
移工語言課	4	4	4	4	4	20

經評審討論後決議，〈移工語言課〉為高雄獎，〈詞語練習〉為優選獎，〈那瑪夏的呼吸〉、〈遊行隊伍中一個色盲的孩子〉為佳作。

2020 打狗鳳邑文學獎新詩組獲獎名次如下：

高雄獎 — 〈移工語言課〉

優選獎 — 〈詞語練習〉

佳作 — 〈那瑪夏的呼吸〉

佳作 — 〈遊行隊伍中一個色盲的孩子〉

